



花开暖心田

钟芳

清晨路过市场,见一个大姐挑着竹篮,里面盛满了栀子花,许多买菜的阿姨凑上去,你几朵她几朵,满篮的花很快就卖完了。

我想起自己年少时住在故乡的日子。那时,每到花季,我家院墙内外就开着栀子花。

栀子花很普通,它没有牡丹的富贵,也少有兰花的娇艳,花期也不算长,但开得通透,长得素雅,凝脂般的花瓣总是尽力向着太阳的方向伸展,瑞雪似的花色,清纯不掺杂质,其由内至外的芳香不但浓郁,而且持久,可以说,栀子花是以气质吸引着我。后来,我了解到,经过简单处理,这种看似寻常的花朵在生活中还很有用。

爱上栀子花后,我趁着一次去集市,从一个果农手里买了两棵树苗,前院后院各栽一株。后来,两株树苗长大了,每到开花季节,我们一家人都会围坐在花旁,吃饭、喝茶、聊天,其乐融融,尽情享受栀子花带来的逸趣。尤其是到了夏夜,因为有栀子花的陪伴,连蚊虫都少了踪迹,大家一边摇着蒲扇,一边聊天,欢笑声随着那缕缕香气,一起飘荡到很远,那种快乐,至今想来,都让人留恋不已。有一年,家中的栀子花大丰收,我把花送给几个玩得好的同学,大家一整天都乐呵呵的,我也从“手有余香”的馈赠中,体会到养花的乐趣。

后来,我们一家搬进了城里,与院里那些陪伴我们很多美好时光的栀子花告别,心中是无比眷恋的,这也算是一种对故乡的眷恋之情吧。

一次在小区里散步,在众多的林木里,我竟然发现了一排低矮的栀子花,正在低调地开着,暗香浮动,于是赶忙告诉家人。那天,我们与栀子花对望良久,就像老友重逢一般,心里溢满了惊喜。眼前的栀子花是做篱笆用的,不高大,但楚楚动人的气质,一如既往,与故乡的栀子花长得相似,奋力地向上生长,有种昂扬的劲头,那一刻,亲切感油然而生,仿佛又回到了故乡,回到了年少的美好时光。

此后,白天,出外打拼,我会特意从栀子花旁走过,为每一朵栀子花的盛开而欣然,为每一片绿叶的舒展而悦目;晚上,一家人散步也会特意去到栀子花旁,花香相伴,给我们带来一种温暖的心灵慰藉……

有些花,并不娇艳夺目,却与暖心相连,与花相伴,每一个寻常的日子,从此便溢满了丝丝缕缕的甜蜜。

颜值

李波

老婆定了个小目标。她要通过3个月的晨跑,使下巴变尖。

晨跑一个月后,老婆晨跑回来就忙着照镜子,边照边问我:“亲爱的,快来看看,我的下巴有没有

开始变尖?”我戴上眼镜,靠过去认真地观察了一番,建议道:“请您将小目标修改一下。”老婆下巴一扬,问:“你什么意思?”我说:“你还是先让双下巴变成单下巴吧。”

饱览人间美色

8月2日,牛群悠闲地在额尔古纳湿地吃着肥美的青草。额尔古纳湿地景区风光优美,每年会吸引许多游客前来观光。人们在饱览山水林田花草之余,随手拍摄,便是江山如画的人间美色。

内蒙古日报记者 马建荃摄

网络新词语

很喜欢文学

宋宇涵

之前曾介绍过“废话文学”“凡尔赛文学”“捡手机文学”等,最近网络上又出现了“很喜欢文学”,其固定句式是:“很喜欢××,有一种××的感觉。”

“很喜欢文学”的显著特征是说反话,带有调侃、否定、讽刺的意味。例如:“很喜欢付尾款,有一种马上倾家荡产的感觉。”“很喜欢写论文,有一种不知所云的感觉。”“很喜欢早起,有一种魂飞魄散的感觉。”

也有些网友用“很喜欢文学”表达对某事的喜爱,后半句显示幽默的同时并没有使用反语,例如:“很喜欢看微博,有一种批阅奏折的感觉。”

三言两语记

徐弘毅

不知己浅,可笑、可悲,终会因自浅而被深海淹没。

懂得感恩,晓得回报,慈善在良性循环中发光、发散。

一味跟着别人苟活,怕是至死也来不及,请为自己而活。

事总得有人做,人总得有事做,多做好人好事。

有认错勇气,才有改错的动力,不然只是说说而已。

时代总在前行,发展总是阶段而行,以今天的眼光嘲笑过往的幼稚与落后是缺乏辩证思维的表现,也不符合客观现实——我们需要站在历史的前沿,借助一切的经验教训,推动时代更好更快发展。

偶遇快乐

郇亮

在游乐园,毛头很快便与一个叫“花生酱”的小姑娘熟识。“我叫小豆芽,今年四岁,在幼儿园读小一班。”这是毛头结交朋友的惯用路数,她总是落落大方。“花生酱”自我介绍说七岁了,读小学一年级。毛头马上亲热地叫她“花生酱姐姐”。

两个小姑娘一起玩了滑梯,搭了积木,还开了玩具汽车。半小时后临别,她们已经难舍难分。我们让毛头把一个带星星图案的气球送给“花生酱姐姐”。姐妹俩踩着滑板车

驰向门口。这是初夏之夜的一个完美结局。毛头说她想很快再来这里玩,当然也是为了再遇到“花生酱姐姐”。不过她旋即又说,“花生酱姐姐应该不会再遇见了”,言语间透着无奈感。我对她说,我们每天遇到的人,大部分不会再遇到,所以,如果有些可聊的,就在遇见的时刻慢慢享受那份偶遇的快乐。如果能再次相遇,固然很好,如果不再相遇,脑海里有个影子,那也是美好的。

这个,毛头现在未必能懂,但她终究会懂的。

独院内

程筠

从前,人们住在平房里,房子向后长,向两边长,就是不朝天上长。屋子是平铺在地上的,富裕人家三进五进,小门小户独门独院,都一样踩着土地。仰头可以看天,举目可以望见远方。屋外的人朝里看,屋里的人朝外看,觉得各自近在咫尺。

如今,人们住进楼房,圈地一方,房子一层一层往天上长,却没办法向四周长。屋子是直叠的,家家户户楼层不一样,但都一样摸不着泥土。看周围的

视角,也多了一种,那就是鸟瞰俯视大地。楼上的人向下看,楼下的人向上看,都觉得彼此甚是渺小。

从前,都从门里看人。门里,进出的是宾是客。门外不管多远,晃过一道人影,门里的人也会起身,看看是不是相熟的人。

如今,多从窗里看人。窗外,往来的只是风景。窗外即便万头攒动,窗里的人也很少去在意——外面喧嚣有时,平静有时,皆是风景而已。

